〔学术论文〕

郑成功与“南京之役”

李　鸿　彬

郑成功（1624——1662年）是我国著名的抗清将领和杰出的民族英雄。他南征北战，戎马生涯十六年，身经大小战役五十余次，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南京之役”和“台湾之役”，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以胜利结束。现今有关“台湾之役”的论著较多，而研究“南京之役”的文章甚少，故本文拟就郑成功发动“南京之役”的始末，战略战术的得失，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郑成功，原名森，字明严，号大木，福建南安人。他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时期，自从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以后，在中原大地上存在着三种政治军事力量，即清、南明和农民军相互逐角。当时郑森在明南都南京国子监读书，热中功名，正沿着科举的阶梯向上攀登，企图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是，南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大举南下，南京陷落，他那金榜题名的美梦破灭了，便随其父郑芝龙逃回福建。不久，南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郑森前去觐见隆武帝，颇受器重，赐明朝国姓朱，改名成功，委以御营中军都督，封为忠孝伯，军中称之“国姓爷”，从此他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二月,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师往征浙江、福建。八月，清军进攻福建，朱聿键被擒杀，隆武政权复灭。平国公郑芝龙在清廷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剃发降清，并写信给已逃往金门的儿子郑成功，劝其归顺清朝。但是，郑成功严词拒降，他在复书中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①。而且公开宣称，“不受诏，不剃发，其意如山”②。

此时，郑成功占领安平，仍奉隆武年号，他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不足以和强大的清兵作战，于是他为了避开清军锋芒，便入海到南澳一带招兵训练，充实装备，筹积粮饷，举旗抗清。这样原先隆武朝廷的一些文臣武将和闽浙沿海的反清志士，都纷纷归附郑成功的麾下，所以力量大增。到了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五月，郑成功方知上年十月，永明王朱由榔已在广东肇庆即帝位，称为永历。他立即把永历帝视为其主，非常高兴地说，“吾有君矣！”③所以就遵奉永历为正朔，派遣江于灿、黄志高二人，携带亲修表章，“从海道入广称贺，并条陈时势”④。十月，江、黄二人，偕太监刘玉奉永历帝的诏书到来，晋封郑成功为威远侯。自此以后，郑成功成为永历朝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郑成功建立了以厦门为中心的根据地，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建设。因此力量日益壮大、拥有军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雄踞东南，为之瞩目。郑成功虽然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只有反清复明的口号，

没有具体的进军方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动性，无疑影响了全军的战斗力。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正月，同安浯州人周全斌前来谒见郑成功，此人文武全才，熟谙兵略。郑成功问他“恢复进兵策”。周全斌答曰：“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粽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但是现在“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所以“今且固守各岛，上距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取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⑤然后再待机北上，占据江南。他的这段策论，提出以福建为据点，联合李定国等，“直取江南”，作为恢复明室的战略方针。郑成功听后，很受启发，称之“妙论”⑥。于是采纳了周全斌的意见，积极准备北伐。

自此，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早日实现“直取江南”的战略目标，便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是年三月，郑军占领长泰。四月，围攻漳州。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三月，郑成功又命定西侯张名振、忠清伯陈辉和张煌言等人，率兵二万，战舰百艘，由海路北上“恢复浙直州县”⑦。郑军过舟山、逼金塘、破崇明，使长江一带的清军日夜不宁。这次军事行动，起了威胁南京、阻截清军粮道的作用。五月，固山额真金蛎率领清军进攻海澄，郑成功亲自临阵督战，粉碎清军多次进攻，致使“金固山精锐尽丧”⑧，“弗敢停鞭，领师回漳郡”⑨，从而郑军取得了海澄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六月，郑成功派监督池士绅前往广西安隆向永历帝报捷，永历帝大喜，随后就遣兵部主事万年英到厦门，晋封郑成功为漳国公。

这时郑成功和李定国两军犄角海陆，成为永历朝廷最有力的两大支柱，而且在军事上取得接连胜利，给清军沉重的打击。因此迫使清廷改变策略，实行东抚西剿的政策，企图通过降将郑芝龙，利用父子之情和高官厚禄招抚郑成功。顺治帝给浙闽总都刘清泰的谕令说：“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⑩。八月，郑芝龙遵照清廷的意图，派亲信李德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厦门招抚郑成功，“劝其归降”，并“封海澄公”⑪。郑成功在给其父郑芝龙的复书说：“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⑫，拒绝受抚。

九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也致书招抚郑成功，书曰：“从来大丈夫举事，必使功业有所归，身名无所累，而后奋臂一往，以求白于天下可也。……足下英雄之姿、忠孝之性，岂甘一时之倔强、而冒青史之讥，咫尺之飘摇，而酿赤族之祸也哉？如惧投戈为孤注，何妨联其子弟以归？倘疑赴阙为畏途，何妨请命于桑土而守？不佞以平生忠朴，久见谅于圣明，皆能为足下一一剖心以呼吁者。倘有言之不应，不但非男子，且无以质鬼神”⑬。郑成功不为所动，连信也没有答复。

十一月，顺治帝就郑成功在复其父郑芝龙的一封书信中所言及的问题作了解释，以劝他归降清朝。他敕谕郑成功曰：“尔父持尔书入告，朕览书内有君择臣，臣亦择君之语。尔来投诚，正是择君，朕破格委任，正是择臣，君臣一心，至诚相待，何有不信之处。又云：尔父为贝勒所诒屈抑数年。尔父在睿王时，果有猜疑看守之事，朕亲政以来，优厚大臣，加升

尔父官爵。……又云：一攻一议，二三其令。因固山额真奉命在先，刘清泰招抚在后，及尔差人一到，即令撤兵，何尝失信。……又云：三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原敕止有泉州等处，并未有三府之说，此传言之误。……复念尔兵卒众多，一府难以安插，钱粮委难支给，仍益以漳州、潮州、惠州三府并泉州四府驻扎，即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下弁兵。……尔原辖武官，听尔遴选委用。……开洋船支，尔得稽察，收纳课税。……朕待尔推心置腹，毫无猜疑”⑭。郑成功拒之不理。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郑芝龙再遣李德，随清廷的郑、贾二使，带着“海澄公印”⑮到福建进行招抚。郑成功得知以后，命常寿宁等前去谈判，并对他说：“议和之事，主宰已定，不须尔等言及。应对，只是礼节要做好看，不可失我朝体统。应抗应顺，同时酌行，不辱命可耳”⑯。当常寿宁等到达福州，清廷来使派按察司道黄澍接待，双方“议相见礼”⑰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无法谈判。二月六日，郑成功在安平与清使相见。次日，他“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将为辞，复二使，然不受敕印”⑱，郑、贾二人只好扫兴而归。

五月，郑成功认为议和中辍对己不利，一旦清廷加强对福建用兵，势必影响北伐。因此，他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去信，提出“必有三省方就和”⑲，此书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又引起清廷对议和的兴趣。所以，六月清廷就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同郑成功的胞弟郑渡舍、郑荫舍等，“赍四府安插兵将敕命入闽”⑳。七月二日，顺治帝又敕谕郑成功说：“自古识时俊杰，遇推诚待人之主，披肝效顺，矢忠勿二，方能建立事功，身名俱泰，未有猜疑观望，可称识时知命者。……封尔公爵，给与敕印，俾尔驻扎泉、漳、惠、潮四府，拨给游营兵饷，养尔部下弁兵，朕之推诚待尔，可谓至矣。尔自当剃发倾心，义不再计。……今如遵照所领敕印，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㉑。

八月初，叶、阿二使到达福州。十九日，他们派李德等先到厦门谒见郑成功，告知清廷遣使前来招抚。九月七日，再命郑渡舍去厦门，“渡舍见藩跪下，涕泣泪涟，称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㉒。十七日，郑成功在安平宴会清廷使臣，叶、阿二使为了胁迫郑成功归降，“其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余，漫山遍野扎营，了哨四出，各相提防”㉓。郑成功早有防备，所以对此根本不放在眼里。清使要郑成功剃发接诏，而郑成功却坚持“先开诏书酌议，方肯剃发”㉔，双方“互争数日未定”㉕，结果谈判破裂。

郑成功“和议非本心”㉖，只是把议和作为策略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麻痹清廷，争取时间进行备战。所以，他在议和谈判中，有时态度暧昧，有时争执不让，有时一再拖延，因而使清廷琢磨不定。郑成功乘机为北伐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

——相约会师。郑成功为了联合李定国在北伐中采取一致行动，于是永历八年二月，他给李定国致书曰：“今震居既云巩固，而帝业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机，胡运值将尽之时，宜速乘势，并力齐举。兹不佞现提水陆精锐，收复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上。愿老亲翁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共焚济河之舟；表里合应，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㉗。九月，李定国复书赞同“会师”，提出先南后北，即先调兵南下勤王，会师广东，然后再挥师北上，直取江南。

——整军练兵。郑成功“以和议不就，必东争西讨，事务繁多”㉘，无暇兼顾政务，便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设六官分理庶事。又特设储贤馆、育胄馆㉙，招收阵亡将领和明朝遗臣的子弟，以充实各级军政机构。与此同时，他大力整顿军事组织，把全

军分为七十二镇，每镇分五协，并建演武亭加强练兵，每日“亲临督操，步伐止齐，逐队指示”㉚。而且制定“各镇合操法”和“水师水操法”，皆“刻板通行”㉛。另外，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规定出征战剿时，“军前不用命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副将以下先斩后报”㉜。

——筹积粮饷。郑成功利用议和，乘机筹饷，他说：“清朝亦欲给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㉝，因此“征派四出”㉞。根据史料统计，仅永历七年八至十一月，郑军就在晋南、云霄、龙岩、惠安、仙游等地方，共征饷七十五万石。又如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郑成功命甘辉等，率军攻占海澄，获粮二十五万余石。第二年，郑军又从温州金山卫、福安、黄石等地方，缴获大批粮食，运往金门贮藏，以济北伐军粮。

——探明虚实。永历八年正月，定西侯张名振等，首次率领郑军进入长江，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很快进抵镇江，登金山，望江宁，“致祭先帝而回，金陵闻风震动”㉟，顺治帝立即传令：“苏松官兵疾趋夹剿”㊱，可是郑军已撤驻崇明。四月，张名振等再次领兵溯江而上，趋瓜州，捣仪征，逼金陵。五月，郑军回师时，攻打“吴淞关，获级四百，战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门”㊲。永历九年七月，郑成功认为“宜分兵与定西侯并忠靖伯等会师进入长江，捣其心腹，使彼不得并力南顾”㊳。遂命右军忠振伯洪旭为总督，率领大军北上，攻打台州，该城守将马信投降，又进攻舟山，据守此城的巴臣功归降。于是洪旭与张名振很快会师，正准备再次进入长江，不料张名振去世，所以此议作罢。虽然此次郑军没有深入长江进行战略侦察，但是对浙江沿海的清军防御力量已经查明，并且把舟山作为北伐进军的基地。

由上可见，郑成功乘清廷把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西南李定国，江南防御空虚之机，以及利用双方议和谈判，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这样将北伐战争逐渐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郑成功召开会议，征求诸将对北伐的意见。

吏官潘庚钟说：“边地虽得，亦不足以号召天下豪杰。昔太祖起义濠州，若不得俞通海、廖永忠等水军，安能夺采石而得金陵，以成一统之基？以钟管见：漳、泉沿边，数载争战，民亦苦极。不如将数百号战舰，直从瓜镇而入，逼取江南。南京一得，彼闽、粤、浙、楚以及黔、蜀之豪杰志士，悉响应矣”。

可是，中提督甘辉却持不同看法，他说：“江、浙地广，非数十万之师不可。倘大队前进，而贝勒侦知，会合水师出攻两岛，岂不危乎？不如就退，窥其衅隙攻取，进可战，退可守”。

潘庚钟反驳甘辉说：“公所言，眼前常见，非长久计也。今若不取，是自老其师。倘一旦会天下之兵以窥我，两岛岂能独全乎？所以未暇全师及此者，尚有滇、黔、粤西孙可望、李定国等牵制。刻下藩主统貔貅之众，入据长江，截其粮道，则江南半壁悉为我有。彼自顾不暇，奚暇攻我两岛哉？”

工官冯澄世支持潘庚钟的意见，他说：“潘参军之论，正是舍末而就本。若今日坐老其师，不取江南，清朝之志未必便忘两岛，所谓卧榻之下，肯容他人鼾睡，亦理势使然也。”

参军陈永华亦赞同说：“倘徒在闽争野争城而望中兴，此亦甚难。今日潘、冯二参军持

论师从江南，号召天下，其见甚高。盖取江南而两岛自安。若偷安岁月，一旦合攻，虽使诸葛复生，亦难措手矣”。

最后，郑成功同意北伐的主张，他说：“吾亦有心久矣。正武侯所言势不两立。清朝其肯每饭忘我耶？当先遣人从间道抵粤西请旨，令孙可望、李定国集滇、黔、粤、楚之师出洞庭而会江南，以分其势，俾天下英雄跂足相从”㊴。

这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统一了诸将对北伐的认识；二是明确了把南京作为战略打击的目标；三是重申了要联合李定国等共同北伐。

九月，郑成功遣杨廷世等赴粤西，向永历帝上书报告北伐的计划，书曰．“欲躬督舟师从瓜州、镇江而入，直取金陵。请命李定国、孙可望等领兵，由楚泛洞庭，会合恢复，以迎圣驾”。永历帝对此书非常重视，立即召见杨廷世等人，问郑成功的兵力状况，杨廷世答曰：“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咬𠺕吧、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于是永历帝晋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又自书手诏，令其速进师江南，伸大义于天下，号召英雄，勤王迎驾”㊵。十一月，李定国亦给郑成功致书说：“以明年夏会南都，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会荆州，号召四出，期大举出楚”㊶。

郑成功收到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来书以后，积极准备出征，此间训练铁人以对付清军骑兵，公布北伐禁条以严军令，并命黄廷、洪旭等留守厦门。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十三日，郑成功命中提督甘辉为前部先锋，统率左虎卫陈魁铁人五千，护卫兵一万，另有宣毅前镇陈泽、宣毅后镇吴豪等兵一万，配坐大熕船二十只、乌船二十只、快哨船十只为首程；又以右提督马信，统率右先锋镇杨祖，援剿左镇林明等兵二万，配坐大战船三十只、赶缯船二十只、快哨十只为二程接应；又遣后提督万礼，统率援剿右镇贺世明、右冲镇蔡禄等兵二万，配坐大熕船三十只、㮾船二十只、快哨十只为第三程接应。他亲自统领军兵四万人，战船一百二十只，由厦门启航，“开驾北征”㊷。

六月七日，郑军进抵平阳，清守将单任暹投降。十三日，攻打瑞安，守将艾诚祥献城归降。七月二日，郑成功率兵到舟山，在此整休了一个多月。八月九日，他领兵北上，航至羊山，遇到强台风的袭击，结果郑军“覆舟五十余号，溺死数千人”㊸，郑成功的坐船被打坏，六个嫔妃和三个儿子也惨死了。因为郑军遭到重大损失，北伐受挫，所以郑成功认为“今船只兵器损失，长江难进矣，须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区处”㊹。十四日，郑军回到舟山，整修船只，补充粮食，待机北上。

到了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春，西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军分三路入滇，会师昆明，李定国兵败磨盘山，永历王朝危在旦夕。这时郑功决定挥师北上，深入长江，进攻南京，“以图牵制”㊺。于是，五月四日，他“传令听议进取长江事宜”㊻，分派众将任务，并宣布征战纪律。十八日，郑成功进抵崇明，“欲顺风入瓜州”㊼，因张煌言曾四次攻入长江，故命他为全军前驱向导，率兵六千，溯江而上。六月一日，郑军过江阴。十四日，抵达镇江，距离瓜州十余里。郑成功召集诸将议曰：“瓜镇为金陵门户，宜先破之”㊽。

瓜州是南京的东大门，扼制长江的重镇，清军在此已经加强设防，“于金（山）焦(山)间以铁锁横江，所谓滚江龙者”㊾，并在“圌山及谭家洲皆设大炮”，而且在上流又设有“木浮营”㊿，以阻止郑军前进。十五日，郑成功命程应璠等率领水师船攻打谭家洲“砲

城”，派张亮等督泅水盪船斩断“滚江龙”，遣张煌言等辖兵焚夺“木浮营”。郑清两军经过一番激战，结果郑军粉碎了清军的瓜州防线，“炮城”、“滚江龙”、“木浮营”皆被摧毁。十六日，郑成功率军渡江来到瓜洲，下令攻城。该城守将朱衣佐、左云龙领兵出城迎战，“两阵相对，隔一小港，铳矢交击”。郑军“下水，直渡小港。……突上岸，守兵不意，惊骇”，“清兵退走入城，诸军乘胜竖梯攻城”⑤①，遂克瓜州，阵斩左云龙，生擒朱衣佐。

郑成功攻占瓜州后，议师新向，“延平即欲取石头（南京）”。可是熟知江情的张煌言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润州（镇江）实长江门户，若不先下，则虏舟出没，主客之势殊矣”⑤②。周全斌也说：“今瓜州已得，可乘势连取镇江，反掌之易。倘若迟缓，彼得深沟固守，徒费士卒”⑤③。郑成功听后深感有道理，但是仍存有疑虑，他说：“吾顿兵镇江，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张煌言曰：“吾以偏师由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⑤④。同时，他又进言说：“瓜州陆兵虽败，尚有水师退入芜湖。彼若侦我师登岸扎营，顺流冲下，未免牵挂。当速整水师直捣芜湖，一则牵杀虏船，二则声取南都，以分其势，使不敢来援。然后陆师可无却顾，进取镇城必矣”⑤⑤。郑成功完全采纳了张、周二人的建议，“即请阁部（张煌言）往，并以直达芜湖为约”⑤⑥。然后，他传谕诸将曰：“兵贵神速，瓜州已下，水师遣进南部，虏不暇及镇江。我全师乘胜，直逼其城，虏若婴固自守，攻打迟我数日功夫，倘不揣来战，则一鼓而败之，城可立降也”⑤⑦。

正当郑成功率领浩浩荡荡大军，沿江而上，攻打瓜州时，清镇江守将戴可进、高谦等，立刻派人向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告急求援，郎廷佐命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率兵前来协守。于是戴可进等率领步骑一万五千人，驻扎在银山准备迎战郑军。十九日，郑成功领兵进泊镇江南岸七里港，此时清军“骄躁，急欲与战”，可是郑军却采用疲劳战术，“海舟忽上忽下，见清军驻南，则泊于北，清军驻北，则泊于南，佯为畏避以诱之。清兵随走三日夜不息，露立江边，甚疲”⑤⑧。到了二十二日，郑成功突然率军登岸，向清军发动进攻，“郑兵前队长枪，次阵团牌，第三阵倭铳，……然多步卒”。而清军骑兵居多，便“万骑突前，郑兵严阵当之，屹然不动，俱以团牌自蔽，望之如堵。清兵三却三进，郑阵如山，而清之长技尽矣”⑤⑨。因此，清兵惊溃，败退银山。是日夜，郑成功命陈魁督率“铁人”攻打银山，这些“铁人”，“俱铁甲胄，钱面头子，止露两足”⑥⓪，清兵不知为何物，“骇然不敢出战，惟齐射之，箭不能入”⑥①，遂大败。戴可进、高谦带领残兵败将退守镇江城。管效忠逃回南京，蒋国柱逃奔常州，郑成功令马信前往镇江招降，马信驰城下大呼曰：“速速献城，迟则屠矣！今外兵已杀尽，汝等不信，请观扬蓬山（管、蒋二将驻兵处）”⑥②。二十三日，戴可立、高谦等，开城投降。

郑成功占领瓜州、镇江，为进军南京扫除了障碍。二十七日，他召开会议，讨论下步的军事行动。参军潘庚钟说：“今既一鼓而克瓜镇，是则江南门户已破。虽军声大振，天下摇动，未可骤然进兵，当暂住瓜州，遣将分据淮、扬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窥其衅隙，然后大队齐进。况北都满，汉兵民人等不下百万，一旦粮道断绝，待哺不足，两月之间，其兵必溃，其民必乱，如此可不劳而定”⑥③。冯澄世支持潘庚钟的意见，他说：“江南城池广阔，进攻不易。不如且听庚钟之谋，驻扎瓜镇，据其险要，断其粮道。一面收拾人心，一面遣人从间道报捷请旨，命李定国等合师乃为上策”⑥④。郑成功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他对诸将说：“若不进兵恢复旧业，呼召天下豪杰，是自老其师。倘征各省兵马齐至，首尾合击，我

势岂不自孤？况太祖昔日一得廖永忠，俞通海等水师，乘势夺采石而并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⑥⑤所以决定进军南京。

二十八日，郑成功又召集诸将研究如何进军南京，中提督甘辉建议由陆路进军，他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繇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繇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时日稽迟，彼必号集援虏，撄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⑥⑥。此时奉命溯江而上已抵观音门的张煌言，得知郑军攻占镇江的消息，便致书郑成功，“谓兵尚神速，若由水道，迟拙非策”⑥⑦，“请以步卒陆行赴白下（南京）”⑥⑧。郑成功赞同他们的意见，可是有些将领“以为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病，□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再加上“时因大雨，沟河难过”，所以郑成功“更议由水进发”⑥⑨。随后留刘猷守瓜州，周全斌、黄昭守镇江，并且命令张煌言率水师进攻芜湖，他说：“芜关居江楚下流，为江介锁钥重地。倘金陵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可虞也”⑦⑩，故“请煌言控扼芜湖，以制上游”⑦①。

（三）

七月四日，郑成功率领全军从镇江出发。七日，进抵观音门。八日，命黄安督领水师，“泊三叉河口，堵御虏船”⑦②。九日，传令各官兵船停泊在南京仪凤门外的江面上，而自己亲率众将登岸“踏看地势”⑦③。十日，命令郑军由仪凤门江边登陆，在狮子山一带下营。十二日，郑成功下令移营，开始围困南京城，命部将甘辉、余新扎狮子山；万礼、杨祖扎神策门南，翁天祐扎仪凤门；马信、郭义、黄昭、肖拱扎汉西门；陈鹏、蓝衍、陈魁、蔡禄、杨好扎城西南角，依水为营；刘巧、黄应、杨正、戴捷、刘国轩扎城西北角，傍山为垒；张英、陈尧策、林习山扎幕府山下；郑成功的中军大营就设在幕府山，“各设鹿角了望，深沟木栅防御，江南一时震动”⑦④。

与此同时，郑成功还命令张煌言招抚江南，袁起震招抚江北。张煌言率军到达芜湖以后，相度形势，遣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州，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徽州。并“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附，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石埭、青阳、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⑦⑤。另外，袁起震到江北亦安抚了滁州、六合、和州、合山、来安等处，“时归附者接踵而至”⑦⑥。

此时，清朝驻守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巡抚蒋国柱等，惊恐万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则江南的清军大部分调往西南攻打李定国，南京防守兵力十分虚弱；二则南京是明朝的留都，有比较深厚的反清社会基础。所以，当郑成功率军北上后，永历十三年二月，郎廷佐就上疏请求派兵增援，他说：“海贼郑成功，拥众屯聚海岛，将侵犯江南，而江省各汛兵数无多、且水师舟楫未备，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⑦⑦。六月十九日，郎廷佐得知瓜州失守，又给清廷上疏说：“速从京师调遣大兵前来，方可恢复瓜州，大江两岸城池亦不致失守”⑦⑧。

七月八日，顺治皇帝听到郑成功进入长江，瓜镇失守，江宁危急的消息，既惊又怒。据魏特的《汤若望传》记载："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样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只要他们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底这暴躁，另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面前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各城门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⑲。后来，虽然经汤若望的进谏劝阻，顺治帝没有御驾亲征，但是他一会想逃回关外，一会要督军亲征，这就充分说明了郑成功北伐，不仅给清廷沉重的打击，而且社会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江南总督郎廷佐眼看郑军登陆，南京被围，便与诸将商讨对策。刚从郑军中逃回南京的操江军门朱衣佐说："海贼虽是猖獗，其众不过数万，其船不过数百，瓜镇之失，皆由一时无备，故遭所破。今可速遣人卑辞宽限，以骄其志，然后设守御之策，征援兵破之"⑳。郎廷佐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七月十二日，"佯使人通款，以缓其攻"㉑，纳款人见到郑成功叩禀曰："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㉒。郑成功中计，他"允其请"，并且说："本藩攻此孤城，不过一脚尖耳。既然来降，姑准其宽限者，盖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不降，攻入之时，寸草不留"㉓。

可是，有些将领识破了郎廷佐的阴谋诡计，向郑成功建议迅速下令攻城。潘庚钟指出："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㉔。郑成功却认为："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焉敢缓吾之兵耶？彼朝实有定例，尔勿多疑"㉕。潘庚钟又劝说："孙子有云，辞卑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欲降则降，岂恋内顾，决是城内空虚，速为进兵攻之，乃为上策"㉖。郑成功却说："古者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今既来降，又准其约，若骤然攻之，彼心不服。俟其不如前约，然后急攻，莫谓城内人心悦服，且使天下皆知我仁义之师"㉗。十七日，郑成功会见众将时，甘辉说："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功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㉘。郑成功不听，却要"诸将暂磨励以待"㉙。这时张煌言看到"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镞射城中"，所以他从芜湖"上书延平，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㉚，"劝成功急攻南京"㉛。但是郑成功对一切忠告，置若罔闻，完全沉溺于已经取得的胜利之中，忙于祭祀明陵、庆祝寿辰，因此"士卒释兵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㉜。郑成功围困南京，前后共十二天，按兵不动，等待清军自动开城归降，这是他在用兵方略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导致以后"南京之役"的失败。

江南总督郎廷佐利用缓兵之计，"昼夜坚守，檄调各路步骑及水师"㉝。水师总兵梁化凤由崇明带领步骑三千余人，游击徐登第由苏州带领步骑三百人，参将张国俊由金山带领步骑一千人，守备王大成由浏河带领步骑一百五十人，协领牙他里等由杭州带领步骑五百人，"俱抵江宁"㉞，南京清兵力量大增。同时，郎廷佐亲自率领官员贮备粮草，置办军械，修造战船等。另外，命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等负责城防，日夜巡视，缉查奸细。还有，在城内发布告示，安定民心，动员百姓协同守城，等等。可见，郎廷佐乘郑成功麻痹轻敌之机，做了充分的作战准备，待机进行反扑。

二十二日，郑成功部下有个姓林的叛逃者，对郎廷佐说“逾三日城必破矣，明日二十三日为成功生日，诸将卸甲饮酒，乘其不备可破也”[95]。果然，第二天清兵向郑军发动进攻，凌晨天色未明，梁化凤率领军兵五百人，掘开“向久砌塞”的神策门，突然偷袭驻扎在仪凤门外大道上的前锋镇余新部，余新率部仓卒应战，此时驻守仪凤、钟阜二门内的清军亦开城参战，两军展开激战，终因郑军寡不敌众，余新被擒，前锋营全军战没。然后梁化凤率领清军又向中冲镇肖拱宸的驻地进攻，经过一场恶战，郑军死伤很多，肖拱宸弃军投水逃走。这时驻扎在桥头的后提督万礼，欲来救援，可是清军已收兵回营。当左提督翁天祐奉主帅令前来支援时，前锋、中冲二镇已经被歼灭，并发现清军已出城扎营，列阵以待。所以翁天祐不敢冒进，只好与万礼合营同守，派人向郑成功报告军情。

当天晚上，郑成功召集诸将研究战况，虽然损失二镇人马，但是郑军主力却未受损。然而郑成功却轻率决定立刻移营，大营从幕府山迁往观音门，可是甘辉等人不同意，怕突然移营致使军心浮动，敌兵追击，故“劝成功暂抽兵将出观音门，相机以图再举”。郑成功对此不以为然，却说：“小挫锐气，便欲思退，明日正欲观诸君建功耳”[96]。因此不听劝告，立即传令移营，各派地分扎，“令左先锋镇杨祖统援剿右镇姚国泰、后劲镇杨正、前冲镇蓝衍屯扎大山上，作犄角应援；中提督（甘辉）、五军伏（张英）在山内；左武卫（林胜）、左虎卫（陈魁）列在山下迎敌；本藩督右虎位（陈鹏）、右冲镇万禄在观音门往来应援；后提督（万礼）、宣毅左（万义）等堵御大桥头大路；令右提督（马信）、宣毅后（吴豪）、正兵镇（韩英）由水抄蹑其后；令左冲镇（黄安）专理水师，防其由水抄犯，分遣已定”[97]。

同日晚间，清方郎廷佐亦召开军事会议，“会同满汉各官酌议进剿机宜”[98]，决定明日全军出击，与郑军决战。清军的部署是：总督郎廷佐负责守城，其余满汉官兵分为水陆两路，由昂邦章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总兵梁化凤等率领陆路人马；由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珠巴图鲁、副将冯武卿等率领水路人马，从东西两面夹击郑军。

二十四日晨，清军齐出，进抵观音山郑营，这里北临大江，山势陡峭。陆路清军到此后，又分为三支，一支由梅勒章京玛尔赛、吴孝力、汉军营总马如江等负责指挥、总兵梁化凤等协助，然后分成六队，从山的六面，分头进攻；一支由护军统领巴哈塔、蒙古营总阿杜赖、汉军营总赵锡章等分率八旗兵、协领牙塔里、副将姜腾蛟、参将张国俊等率领绿营官兵，攻打山的西面；一支由参领佟浩年等统帅军兵，进攻山的北面[99]。随之，管效忠带领水路清兵也到达，于是合攻郑军。

这时，郑军由于移营，立足未稳，便遭到清军猛烈攻击，杨祖、姚国泰、蓝衍、杨正的四营溃散，前来援救的陈鹏，万义二军被梁化凤率领的清军铁骑歼灭。然后，梁化凤和噶褚哈等率军，把驻守谷内的张英、甘辉二军包围，结果张英为乱箭射死，甘辉受伤被擒杀。守卫在山下的林胜，看到郑军损失惨重，可是山上主帅郑成功还不下令反击，正要率军前去请战，却遇到管效忠率步骑从水路来攻，两军进行激战。这时，在城上观战的郎廷佐，派遣一队人马，由小东门出城，袭击林胜的背后，林胜前后受敌被歼。另外，驻守山下的陈魁率领“铁人”上山，要去保护主帅，也被梁化凤的骑兵拦截，陈魁中箭身死，“铁人”全部被歼。驻守大桥头大路的万礼、万义二营、亦遭清军围攻，郑军奋勇抵抗，不幸败灭，万礼被擒杀，万义投水逃走。

就在这战斗紧张、关键时刻，郑成功作为全军主帅，擅离职守，轻率离开帅位，命潘庚钟守卫中军大帐，自己带领十几名亲兵到山下，令水师速援。此时全军失去指挥，群龙无

首，陷入混乱，没有军令，各镇既不敢互相救援，又不敢自行进退，皆孤军作战，被清军各个击破。然后清军向驻扎在山上的帅营发动全面进攻，潘庚钟率领将士英勇奋战，最后壮烈牺牲。郑成功在江边，看到“大势已溃，遂抽下船”⑩⓪，逃往镇江。

郑成功退到镇江后，有些部将和地方士绅，建议以镇江为据点，整军再战。如张煌言来书说：“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⑩①。可是郑成功认为坚守镇江，就成了四面受敌的孤军，必败无疑，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于是，二十八日他传令撤离镇江，八月十三日退出长江，北伐至此结束。

综观“南京之役”，郑成功由胜转败的原因何在？据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一书中说：“成功江宁之败，论者惜其拒甘辉坐守瓜、镇之言，庚钟分扼淮、扬之策，恃锐轻进，以丧其师，此事后成败之论耳。……就使坐守瓜、镇，而山东之师冲其左，江、楚之援掣其右，金陵郎廷佐、梁化凤捣其中坚，岂能全师而返哉！孤军深入，自老其师，昭烈所以败于猇亭也。违众独断，孤注一掷，成功非无所见哉！兵骄者败，理固然也”⑩②。郑成功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应是“骄兵”所致，当他得知此役“死事者：甘辉、潘庚钟、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李泌、杨标、魏其志、林世忠、张廷臣、洪复、吴赐等十四大将，其余标下将，不可胜计”，便“大恸，谓三军曰：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⑩③承认自己因骄傲轻敌，造成“南京之役”的重大损失。

郑成功发动的“南京之役”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向敌人屈膝投降，而是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郑成功为了争取时间，重整旗鼓，派遣蔡政到北京议和，此时清廷对西南李定国用兵基本结束，所以把进攻的矛头由西南又转向东南。因此，清廷不仅不接受议和，反而命安南将军达素，率领满汉大军南下，进攻郑成功的金、厦根据地。郑成功在清军的压力下，就想另辟抗清基地，当然台湾最为理想，于是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他一举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三十八年的台湾，从这点而言，没有“南京之役”的失败，可能就没有“台湾之役”的胜利。

---

①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二。

②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

③④⑤⑥⑨⑪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三。

⑦⑧㉟㊸㊿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⑩ 《清世祖实录》卷六九，第6—7页。

⑫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八月。

⑬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九月。

⑭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第4—6页。

⑮⑯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正月。

⑰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二月初一日。

⑱⑳㉓㉔㉕㊴㊵㊼53 61 63 64 65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四。
74 80 82 83 84 85 86 87 96 100

⑲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五月。

㉑ 《清世祖实录》卷八五，第3—4页。

㉒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九月七日。

㉖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

㉗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二月.
㉘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二月.
㉙ 夏琳：《闽海纪要》卷一。又称育材馆.
㉚㉛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三月。
㉜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五月。
㉝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八月。
㉞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九月。
㊱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
㊲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十，《张名振传》。
㊳ 杨英：《先生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七月。
㊶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㊷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㊹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二年八月十日。
㊺(81) 魏源：《圣武记》卷八，《国初东南靖海记》.
㊻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五月四日。
㊽ 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四，《郑成功之乱》。
㊾(54)(71)(75) 《光绪鄞县志》，见《张苍水集》附录。
㊿ “木浮营”，此营是用大杉木板钉围，内容兵五百名，大炮四十门，火药火礶不计。
(52)(90)(92)(101) 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四编.
(55)(57)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56) 全祖望：《张苍水年谱》，见《张苍水集》附录。
(58)(59)(60)(62)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郑成功入镇江》。
(66)(69)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67)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九，《张煌言传》。
(68) 温睿临：《南疆绎史》，张煌言列传。
(70) 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附录。
(72)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八日。
(73)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九日。
(76)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77)(93) 《八旗通志》卷一八九，郎廷佐传。
(78) 《兵科史书》载顺治十六年六月十九日，总督郎廷佐等密 题 本，转引自安双成：《清初满文档案中郑氏家族史料概述》一文。
(79) 魏 特：《汤若望传》。此书是根据汤若望回忆录写成的。
(88)(89) 杨 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
(91)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十一，郑成功（上）。
(94)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第12页。
(9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郎廷佐大败郑成功。（郑成功的生日不是七月二十三日，而是十四日，此时郑军中确实为他祝寿）。
(97)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应为23日）
(98) 《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303页。
(99) 清军陆路进兵情况，笔者参考了安双成的《清初满文档案郑氏家族史料概述》一文，此文是根据《兵科史书》载郎廷佐，喀喀木、葛褚哈、蒋国柱、梁化凤等人题本，别的官书私籍均不见。
(100)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应为24日）
(102)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九。